

FROM HERE TO ETERNITY

James Jones 从这里到永恒

〔美国〕詹姆斯·琼斯 著 武军 高骏 译 姚乃强 校



 译林出版社

FROM HERE TO ETERNITY

James Jones **从这里到永恒**

〔美国〕詹姆斯·琼斯 著 武军 高骏 译 姚乃强 校

下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这里到永恒 : 全2册 / (美) 琼斯 (Jones, J.) 著; 武军, 高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世界大战丛书)
书名原文: From here to eternity
ISBN 978-7-5447-3867-5

I. ①从… II. ①琼… ②武… ③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01298号

FROM HERE TO ETERNITY by James Jones
Copyright © 1951 by James Jones, renewed 1991 by Gloria Jones,
James Anthony Phillipe Jones, and Kaylia Anne Jo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89 号

书 名 从这里到永恒 (全2册)
作 者 [美国] 詹姆斯·琼斯
译 者 武 军 高 骏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周冬辉 张 楠
原文出版 Hodder and Stoughton, a division of Hodder Headline PLC,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52.5
字 数 785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67-5
定 价 7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四部 监 狱

安杰洛·马乔在沙夫特宪兵营关了三天，然后被转押至斯科菲尔德。他们直接把他从沙夫特送进驻地监狱。他乘侦察车去监狱时还路过了自己的连队。等待审判期间他作为普通犯人在监狱监禁。他在考莱考莱关的采石场用十六磅重的大锤劳动。他在监狱等了六周审判才开始。

军士长米尔顿·安东尼·沃尔登草拟了关于处置安杰洛·马乔的文件。他们打算从重处罚安杰洛·马乔。军区宪兵司令希望对他提出起诉。他被控酗酒和妨害治安，拒捕，有令不行，违抗直接命令，殴打执行公务的士官。他还被控举止不符合军人身份。军区宪兵司令推荐由特殊军事法庭审判。特殊军事法庭审判最重惩罚为六个月监禁和劳役，同时扣除所有工资和津贴。

团里传言，团部的军士长菲尼斯·特·奥班农曾私下告诉军士长沃尔登，如果军区宪兵司令可以证明安杰洛·马乔致人重伤或无假外出，军区宪兵司令会推荐此案由最高军事法庭审判。只有最高军事法庭才有权审判情节更严重的案子。最高军事法庭能做出的最重惩罚为终身监禁或死刑。这种判决一般不会通过。无陪审团军事法庭最重判决为监禁一个月，工资和津贴只发三分之一。就美国陆军对列兵安杰洛·马乔这个案子而言，不考虑使用无陪审团法庭。

等待六周后，为被控方准备的辩护材料都准备妥当，安杰洛·马乔被押解到团部大楼接受审判。法庭由三名军官组成，其中一个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律师。他的辩护律师也在场，并向安杰洛·马乔做了自我介绍。军区宪兵司令是位上校，他并未到场，一位少校代表他进行控诉。有三位证人，约翰·希·阿彻中士（此前是下士），列兵托马斯·德·詹姆斯，两人都是沙夫特堡宪兵连的巡逻兵，另一位是一等兵乔治·比·斯图亚特，此人是沙夫特堡宪兵连的笔记录。

审判之前，法庭告知安杰洛·马乔，他除了在地方法庭享有的权利之外，还有以下权利：

一、审判前他有权出示证据，与证人见面并向证人提问，表明他无辜或最大限度减轻罪责。

二、选择审判类型时，在符合军事纪律的条件下，着眼于给他最轻而非最重的惩罚。

三、他无须为辩护律师支付任何费用。

四、审判期间，他有权不需宣誓就进行陈述，并且无须对反诘问做出应答。

五、确定他罪行时不能考虑以前的定罪。

六、他能得到一份打印的审判记录。

七、宣判生效之前，他能从军事法庭自动上诉至复审机关。

八、在训导营地或监狱监禁三个月后，复审机关会复审此案以对他从轻发落。

九、监禁期间，如果表现良好，态度端正，有改过能力，他能恢复现役，享受相关利益和权益。

军事法庭庭长然后建议安杰洛·马乔行使为自己作证的权利，告诉他如果不为自己作证并不会对他不利。他也告诉马乔，如果愿意，可以不需宣誓进行陈述，并且无须对反诘问做出应答。

安杰洛·马乔说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不愿作证。

控方叫来指控安杰洛·马乔的证人，审判开始。审判进行了十四分钟。针对安杰洛·马乔的所有指控都成立，他被判在斯科菲尔德营地的驻地监狱服刑六个月，同时停发所有工资和津贴。

宣判之前，法庭庭长告诉安杰洛·马乔，没有纪律的军队就是乌合之众，无法作战，军队司法的原则来自《美国陆军条例》，而《美国陆军条例》由国会制定，国会的权威来自《宪法》。其实，《美国陆军条例》比《宪法》历史还要悠久，第一部《美国陆军条例》由乔治·华盛顿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起草，后由一七七五年的大陆会议通过，此前三天华盛顿开始统领大陆军。国会一直根据不断变化的需要和形势修改《美国陆军条例》，这是由非军方机构制定的法令，旨在管理军队。《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必须创造机会让战士熟悉约束自身举止的各项原则，参军后六天内，必须给新兵读《美国陆军条例》并加以解释，此项活动必须每隔六个月举行一次。最后，国会要求定期给战士朗读并解释该条例。不过陆军采取更多措施确保战士理解军法，战士的长官对战士完全知晓法令内容负责，战士有这方面的知情权。

安杰洛·马乔说他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已被告知相关事宜。

庭长于是宣判，并表明判决在复审获得批准后方可生效。

安杰洛·马乔又被押送回监狱等待复审结果。他在考莱考莱关的采石场用十六磅的大锤劳动。他在监狱花了八天时间等待复审判决。

判决由安杰洛·马乔的团长拉瑟福德·比·赫·德尔伯特上校复审并完全

批准。审判记录连同德尔伯特上校的军法检察官的意见和德尔伯特上校的决定送交给了安杰洛·马乔的旅长安德鲁·J. 史密斯少将。该旅军法总检察官办公室经验丰富的律师审查过后，向史密斯少将汇报该记录完全合乎法律程序，交代德尔伯特上校的决定。史密斯少将于是签署特殊军事法庭命令，认定安杰洛·马乔所有指控成立，判他在斯科菲尔德营地驻地监狱监禁六个月，同时停发所有工资和津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张贴在安杰洛·马乔所服役的旅，该旅所有连部办公室的布告栏也张贴了此判决书。

安杰洛·马乔在监狱得到一份打印的审判记录和一份特殊军事法庭判决书，这才开始正式服刑。他在考莱考莱关的采石场用十六磅的大锤劳动。他等待审判的六周和等候判决批准的八天并未从六个月的刑期中减去。

第二十八章

安杰洛一个人闹革命后普鲁伊特有所转变，以前那么多人挖空心思整他都未能使他改变。他好像少了点什么，他挨整的时候也没这样。他好像能感到体内深处骨头相互摩擦，仿佛在换挡，那听起来像是圆锉锉石头的声音。

四月一号，发工资出事后的一天，中量级选手一等兵布卢姆、新来的最轻量级选手一等兵马劳和其他几个当拳击手的列兵执行特殊任务，前往该团军士学校学习。军士学校位于步枪射击场附近混凝土永久营地的一处旧址，那里以班为单位搭起帐篷。射击训练时该团战士就住在步枪射击场。

本来有可能当次中量级拳手的普鲁伊特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收拾行李去军士学校，漫无边际地想起他曾相信的一个美国民间传说，即意大利移民不是胆小如鼠就是为敲诈勒索的人充当杀手。他也想起这些人要去的地方。去年射击训练期间他曾和二十七团去过那里。他记得搭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帐篷，排队等着就餐，而饭菜是摆放在泥地上的炊具做的。他记得当时穿的射击上衣是旧式陆军上装加羊毛衬垫制成的，记得无烟火药燃烧的味道，记得耳边嗡嗡的枪声，碳制瞄准涂黑器弄得到处黑乎乎的。神枪手自己还拥有两三个炮兵观测镜。幽幽发光叮当响的子弹带里装满了子弹，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拇指扣动扳机单发射击后长长的致命的子弹带像流水线一样滑入枪膛。靶壕在三百码以外，那里晃动着标志靶心的白点，还有举起的大红旗。去年他熟练掌握了 03 型步枪的使用方法，他喜欢户外的生活。就是现在，他还喜欢住在户外。

哈尔的四十块钱还在他这儿。他决定用哈尔的四十块钱冷静地引诱洛伦。这笔钱好像只能这么花，没人知道他有钱，他要等到下个月发工资再偿还特普·桑希尔的债务，他觉得安杰洛不会介意他把钱花了。这次要订计划，注意节约。他计划在五周内花掉六十块钱。他盘算如果按照计划他可以放心花钱，不用盼着下次发工资，况且下个月的工资也得用来还特普的债。

普鲁等着妓院发工资客流高峰回落，与此同时他从四十块钱中取出十块（只能投资十块）投到奥黑尔二十一点庄家手上，红利将是二十块多一点。二十一点比不上扑克有趣，所以是更明智的投资。六十块钱中，在妓院过夜花四十五块，每晚十五块；另外十五块是酒钱，喝三瓶，三块五角一瓶。零钱就坐车。等他得

知洛伦住处，就叫她接济自己，这样就不用再花钱了。洛伦有的是钱，如果他表现好也不会在意往他身上花钱。这种冒险趣味横生。趁着安杰洛等候审判，他不妨着手行动。他把一切规划妥当。这种脑力活动让人着迷陶醉，他全身心沉浸其中。

他开始尽全力实施计划，与此同时马乔等了整整七周才开始受审。普鲁也没心思顾及别人如何整自己，挨整降到了次要地位。

审判之前的六周里，他曾带了两条机制香烟走路去监狱探视马乔。他走了两英里的路，途经数个网球场，一个高尔夫球场，走过骑马专用道，走在高大树木的斑驳树荫下，还闻到驮运队肥皂泡的味道。他顶着大太阳，一路汗流浹背，途中遇到很多军官及其妻室儿女。他们皮肤都晒成了褐色，看样子十分喜爱户外运动。监狱位于保留地边缘一片宽敞的平地上，四周为橡树林环绕，里面都是木制建筑，白墙绿房顶，很像乡村学校。监狱周围有很高的金属网线栅栏和三股有刺铁丝，使监狱更像乡村校舍。窗户外面的金属网线栅格也颇具乡村学校风格。如果这是乡村学校，他肯定进不去。

这并非乡村学校，这是军事设施。监狱管理人员不让他把机制香烟留给安杰洛。服刑人员每人每天都发一盒公爵牌混合型香烟，探视人员不能再给他们香烟。这里服刑的都是战士，战士之间人人平等，抽的烟也要一样多。普鲁就把机制香烟带回去了。他没有进去探视安杰洛。

尽管没见到安杰洛，普鲁仍对管理人员抱有感激之情。他们本可以叫他留下给安杰洛的香烟，然后宪兵守卫们自己抽掉。后来普鲁把这些烟抽了。抽过之后有些负罪感。他本可以把烟扔了，但这花了两块五角钱，扔了于事无补，毫无意义，于是他索性抽这些烟，但仍然无法摆脱负罪感。

他觉得对不起安杰洛，所以想见他一面。他觉得发工资那天出事好像都怪自己。安杰洛并非初次跟同性恋打交道，此前也经常去哈尔住处，可都没出过这种事。普鲁伊特到哪儿，哪儿就会出事，就像原本平静的烧杯倒入催化剂，里面的混合物就开始翻腾乃至爆炸。安杰洛并未让同性恋带坏，可普鲁伊特却像亚瑟王的圆桌骑士，怀着道德主义的恐惧和疑问寻找圣杯，如此一来，安杰洛突然觉得有负罪感，或者说认为自己也给玷污了，结果做出过激的言行举止。有时普鲁伊特觉得自己有种奇怪并令人不快的气质，跟他来往的人受这种气质影响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惊人之举，难怪人们不愿跟他打交道。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此时他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什么，而他本来也不想看到这

种结局。当然，这也并非他有意促成。大家都想尽办法过好日子，可能收获不算多，但也没有太大损失，与此同时，对内心冲突的巨大恐惧也处于蛰伏状态，并没有隐藏在暗处。亚瑟王圆桌骑士普鲁伊特出现后事态突变，对内心冲突的恐惧像一条硕大的鳐鱼从内心深处游上来，用玻璃筒镜在碧绿的深海观察，只见这条鱼越来越大，弧形的锚缆则显得越来越细，直至消失在海底，这条鱼的双鳍分别代表两个选择，而自我就夹在这两个选择之间。结果就不得不面对问题，做出抉择，而无论怎样做都会受伤。普鲁从头到尾并不想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也全然不觉这事怪自己，直到事后才明白过来。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恐惧，大部分时间这种恐惧都埋在心底，不用去想，但心情无法平静时他只能任由恐惧摆布，这时思绪开始飘忽不定，好像失去了基础，这让他心惊胆战。或许有了心事不能想过头，就像海底最深处有些东西还是不了解为妙。他有时觉得这很有道理。生活有时让他恐惧，但对此他束手无策。自己这种气质无法控制，无法阻止其浮现。情绪不错的时候，他知道最好面对现实，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还是要面对现实。他明白其中道理，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日子难挨时，生活中遇到难以置信的残酷、难以想象的不公和难以置信的虚无，他才感到恐惧。他现在日子就比较难过，因为安杰洛在监狱等候审判。他觉得那天夜里本来能阻止小家伙鲁莽的举动，尽管是马乔自己主动惹事。他本该预见到这种情况，不该丢下他去海边扔短裤。小家伙叫他走开，他也不该理会，应该上前跟宪兵搏斗。他们两个应该能收拾持警棍的宪兵，并且安然无恙归队。本来有很多事他都可以做，但并没有做。安杰洛出事，他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正因为此他特想见安杰洛，或许能当面向他解释，但他没有见到安杰洛。

其实，要不是市区警察调查同性恋，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安杰洛。

沙夫特宪兵连的武装宪兵开着两辆两吨半的卡车，每个驾驶室还各坐着一个武装宪兵，宪兵驾驶着一辆车头宽大的巡逻车在前带路。车内坐着负责这次调查行动的警队副队长。他身材高大，像个海滩服务员，有一半白种人一半夏威夷当地人血统，身着芥末色精纺毛葛制服。同车坐着沙夫特宪兵连中尉，他带来了军区宪兵司令签发的临时逮捕令。车内还有两位年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都穿着价格不菲的老式西装，容光焕发，一看便知是富家子弟。探员负责地方警察与军队之间的联络工作。

车队驶进大院停在七连门口，调查人员直奔霍姆斯上尉所在的连部办公室，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们是律师出身，样子干练，衣着考究，

看上去很聪明，但不谙世事，性情温和，说话嗓门不大，举止得体谨慎，简直像十三四岁的青春少年。在平和的表象之下，却不难感到他们的一字一句就是金科玉律，说出来让人生畏。

内务值班军士拿着名单立即被派往训练场。内务值班军士带回来的人马好像至少占七连的三分之二，这样一来七连当天的训练就有名无实了。队伍在营区前站好报数，之后又点一次名，来的人都局促不安，神色慌张（内务值班军士提到联邦调查局来人了），然而不难看出，这些人恐慌之余心里也暗暗窃喜，尽管要面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却不用参加单调的训练，个个像放假一样开心。大家知道联邦调查局有权处理军人在地方的犯罪行为，连环漫画册上有抓捕犯罪团伙的故事，这谁都看过。内务值班军士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上了名单，但牵涉人员之多只可能是一种民事调查——同性恋调查。

光顾怀基基酒馆的人几乎一个不落地给叫来。纳普下士、哈里斯中士、马尔图谢利中士、波兰人迪兹宾斯基、布尔·奈尔、“学者”达斯提·罗兹，还有胖子里德奥·特雷德韦尔。冠军威尔逊和里德尔·亨德森也在此列，米勒下士、林赛中士，还有安德森、“星期五”克拉克和普鲁伊特。

这些人被获准上楼洗漱，因为要进城就得换上旧式陆军上装。内务值班军士和武装宪兵警卫都没有跟着上楼。谁都不怕有人逃跑。刚才这些人都点过名了。

众人下楼时巡逻车已经先行离去，只见车内芥末色的制服、沙夫特土黄色和黑色相间的臂章和老式深色西服一闪而过，那西服看着比前两种更像制服。再次集合报数后查点人数，然后就上了敞篷卡车，上去发现军士学校的一等兵布卢姆和另外一个一等兵已经坐在上面，两人愁容满面。武装宪兵警卫跟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显得百无聊赖。没人担心有谁因为受到联邦调查局传唤就跳车逃逸。

卡车车厢里全是同一个连的人，两辆卡车的人好像出于本能同时召开研究对策会议，就像南飞的大雁或一群群鱼在提前决定好的地方会合。同样似乎出于本能，两处会议有相同的模式，每辆车上的人都知道并相信另一辆车也开着同样的会议，所以说这不是两个会议，而是一个规模更大的会议。

通过回忆，每辆车上的人都能判定谁在另外一辆车上，由此推断谁不在车上。结果发现七连至少六个同性恋追随者不在此次调查之列，而这六人跟车上的人一样，都是精熟此道的铁杆追随者。

两辆车上的人几乎同时生气地大喊道：“真他妈的！”“这些浑蛋真走运！”“怎么他们就这么给躲过去了？”“他们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两辆车上几乎同时有人大声回应，这还是刚才那些大喊的人。“看在上帝的分上闭嘴！”“妈的，就是。还是想想自己，别管他们了。”“没错，别管他们。我们得想想对策。”

恢复平静后，普鲁所在的卡车上发现有两个六连的战士和一个五连的战士，都说另一辆车上有个六连的士兵却没有五连的人。与会人员后来认定，不论是谁告密，肯定此人与七连的士兵很熟，不过警方并没有接着排查。虽然在怀基基能碰到很多一营和三营的战士，显然此次没有调查这两个营的人，这表明此次不过是局部调查，并非拉网式大规模调查。最佳应对方法就是三缄其口，谁都不认识。调查人员尚未掌握证据，否则就会大规模搜捕，看来只是想吓唬人，看能否得到有用的证据，就这么简单，不过施压吓唬人罢了。

两辆卡车上的人得出以上结论后，几乎同时松了口气，不过紧张情绪和恐慌心理并未减轻。不用训练，众人像发工资过节一样高兴。集体会议几乎同时中止，众人七嘴八舌地谈到警局该怎么办。

长着意大利人特有的长鼻子的“星期五”克拉克吓得要死，脸色蜡黄。会议结束后，克拉克站起来，抓着头顶的卡车顶架，走到晃晃悠悠的卡车后面，挤到普鲁身旁。

“天啊，普鲁，我可害怕了。为什么也叫我来？我又没跟同性恋出去过。我活这么大都没干过这种事。”

“我们也是。”布尔·奈尔拖长音说。

大家听到都笑了。

“你这辈子都没干过？”里德奥·特雷德韦尔说。

“哦，”奈尔拖长音说，“这辈子从来没有过。”

大家又笑。

“上帝，可不是吗，”达斯提·罗兹说，“要是见到同性恋，我都会把他们当成女人。”

“此话不假。”有人说。

“是啊，别忘了告诉警察，学者。”另外一人说。

“我可没这意思，”“学者”抗议说，“我的意思是，看到同性恋，我可能会这样睁大眼睛看他。”他突着眼球，像嗷嗷待哺的小鸟般张大了嘴。

“喂，奈尔，”“学者”说，他觉得这表情挺逗，

“我冲你咧嘴呢，奈尔。”“我冲你咧嘴呢。”“公牛”奈尔拖长音说，也冲他张开嘴。

“学者”放声大笑，两人便张大了嘴瞪着对方。

“瞧瞧纳普，”奈尔拖长音说，指指瘫坐在颠簸的座位上的瘦高下士，“看他多紧张，咱们冲他张大嘴。”

“好，”罗兹说，“没准对他有好处。”

众人一起冲他张大嘴。

“我们张嘴看你呢，纳普。”

卡车上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像乡下人一样对幽默有了种默契，心照不宣地看着对方，像是发现了最有趣的找乐办法。

“冲我这儿张嘴。”纳普咧嘴说，抓住自己身体。

其他人不为所动，开始冲着车上的人轮流张嘴。这并未明显缓解他们的焦虑心理。

“他们无所谓，”“星期五”对普鲁说，他羞怯的眼神犹如小鹿，充满迷茫和恐惧，“他们都找同性恋。我可从来没找过。我要是给关进监狱怎么办？我是无辜的。”

“我只去过一次。”普鲁笑道，“你不会有事的。警方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可你看，我手抖得厉害，”“星期五”说，“我不想进监狱。”

“不会的，要是火奴鲁鲁所有同性恋和找过他们的人都关进监狱，他们就会把这个城市吃穷，一半的商业场所会因为人手不够关门歇业，军队则不得不宣布放假。”

“没错，”“星期五”说，“不过……”

“行了，闭嘴。”布卢姆在另一头的座位上说，“胆小鬼，怎么了？你怕什么？看看我，我都可能因为这上不成军士学校。”

布卢姆坐在摇摇晃晃的座位上，胳膊肘抱膝，手指关节按得啪啪响，坐在他旁边的摩尔是另外一个军士学校的学员。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因为这被开除？”布卢姆问他。

“上帝，希望不会。”摩尔说。

“我就是胆小，”“星期五”愤慨地对布卢姆说，“至少我还承认。谁叫安迪别弹吉他，带他进城找同性恋的？”他质问道，“可不是我。”

安迪坐在卡车车厢板上，背靠驾驶舱，一脸苦笑，仍掩饰不住目光里的恐惧。他好像希望自己当初应该弹吉他，不过他对此没有表态。

“你说我是他妈的同性恋？”布卢姆说着就站起来，他扶着头顶的顶架以保持平衡，“你说话小心点，肮脏的意大利人。”

“去你妈的！”“星期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反而把自己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你这该死的东西。”布卢姆左手抓住顶架，身子前倾，一把揪住“星期五”的衬衫前襟，把他拽到跟前一阵猛晃。瘦小的“星期五”像个散架的布娃娃一样头和胳膊甩来甩去。

“布卢姆，放开我，”“星期五”结结巴巴地说，“放开我。我又没做对不起你布卢姆的事。”

“收回你刚才说的话，”布卢姆说，仍没有松手，“收回刚才的话。”

“行，”“星期五”哽咽着说，身子仍晃来晃去，“我收回。”

普鲁起身一手抓着另一根顶架以保持平衡，另一只手拇指狠狠按住布卢姆的肌腱。

“松手，你这个狗杂种。他没说过错话。是不是，‘星期五’？”

“就是，”“星期五”哽咽着说，“不，我不知道。”

普鲁按得布卢姆松开手，“星期五”瘫倒在座位上，眼睛因为恐惧睁得溜圆。布卢姆和普鲁在摇晃的卡车上对峙着，各自抓着头上的顶架保持平衡。

“是啊，你是我注意的另外一个人，”布卢姆讥笑道，“你身手这么棒，怎么不参加拳击比赛？”他环顾卡车上的人，“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参加拳击队？”

“拳击队像你这种坏蛋太多，这就是原因。”

两人站着身子晃来晃去，由于要小心保持平衡，都无法持续盯着对方。

“总有一天你会让我发疯的。”布卢姆说。

“你在说笑话吧。”普鲁说。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考虑。”布卢姆说完坐下了。

“随时奉陪，”普鲁说，“到时会留给你时间脱衬衫。”他也坐下了。

“谢谢，普鲁。”“星期五”说。

“不用谢，”普鲁说，“听着，‘星期五’，”他看着布卢姆大声说，“那家伙要是再找碴，别跟他废话。找个椅子，要么用铁棍直接砸他头，就像马乔一样。”布卢姆竟然无视“星期五”是连队吉祥物这个事实，触犯连队禁忌，这如同有谁胆敢向乡村傻小子发难，这让他十分恼火。

“好的，普鲁，”“星期五”哽咽地说，“听你的。”

“是啊，”布卢姆哼着鼻子说，“你就听他的话。回头跟马乔一样的下场。”

“那也和你无关。”普鲁补充纠正说。

布卢姆不屑地耸耸双肩，扭头面对一同在军士学校进修的摩尔，脸上的怒气突然消失，代之以惊讶焦虑的神情，好像突然想起自己被当成同性恋押进城接受调查。

“上帝，”他紧张地对摩尔嘟囔说，“千万别开除我们。”

“耶稣，”摩尔紧张地说，“我也这么想。”

布卢姆摇摇头。“干这种事真得小心。”

“没错，”摩尔说，“真不该去那种地方。”

卡车快开到珍珠港和希卡姆军事基地的公路支线，轰鸣着缓缓驶入火奴鲁鲁市区，专拣偏僻的路，先从市郊北的中间街走，经过一个教堂，上面的电光标志写着“耶稣就要降临”，然后开到学校街，从努瓦纳街穿过市区到达警队。他们进去时发现巡逻车已停在路旁。

努瓦纳和女王街的行人来往于街道和码头，一艘崭新的游轮刚刚驶进来，到处可见夏威夷传统式花环，乐队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演奏。行人见到卡车便止步盯着里面的战士，可能心想军队新安全计划今天是否遭到了破坏，于是沉思片刻，想起一九四一年严峻的生活现实，一直好奇地看着卡车开进去。战士们下车列队进入警队，这才分头忙各自的事。

众人一进去，就见安杰洛·马乔坐在警队副队长办公室的接待室里，身旁站着两个持防暴枪和随身武器的宪兵警卫。

“我的上帝，”马乔高兴地说，“看样子七连要在这儿点名，要不就是开会。谁带啤酒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宪兵警卫猛地扭过头。“闭嘴。”他说。

“好的，布朗尼，”马乔高兴地笑道，“听你的。我可不想你用这个铅弹机关炮把我毙了。”

宪兵样子有些狼狈，眯着眼睛看马乔，马乔也笑嘻嘻地看他。

“嗨，安杰洛。你好，安杰洛。安杰洛在这儿。看，那是安杰洛。怎么样，安杰洛？”连队的人都凑过去向他问好，其中有些人对他有好感，有些人对他没好感；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这个连队，有的人则像布卢姆一样希望他滚出连队。

“我不能随便说话，”焦点人物笑道，“上面有命令。我是犯人，我是说服刑人员。犯人不能说话，但如果表现好，还可以喘口气。”

安杰洛好像还是老样子，他还询问道奇第一组的比赛战况。

“最近没工夫关注体育。”他笑道。

乍一看，关押一个月并未使安杰洛有所改变，仔细一看便发现他瘦了许多，本来就不丰满的脸颊陷得更深了，消瘦的肩膀显得更加单薄，眼睛下有一圈深深的粉红色细纹。他的体质和心理倒是更加坚强了，笑声中有金属般的质感。

众人被告知坐下，普鲁特意坐在安杰洛身旁。他们低声快速交谈。当着众人的面，斯科菲尔德的两个宪兵想管束马乔也不能对他拳脚相加。

“他们在这儿不能把我怎么样，”安杰洛自得地笑道，“他们要显得彬彬有礼，要给警队副队长留下好印象。总部的命令。”

“回去等着瞧，”名叫布朗尼的宪兵咬牙切齿地说，“到时你就后悔不该多话了。”

“你吓唬我，”安杰洛笑道，“他吓唬我，”他对普鲁说，“这是我一生最头疼的问题，他吓唬我。”

“你觉得这是问题？”名叫布朗尼的宪兵说，“意大利佬，随你怎么想。”

安杰洛微微一笑。“你能把我怎么样？能比我说的还严重糟糕？顶多关我几天禁闭。你可以杀我，但不能吃我解恨，布朗尼。”

安杰洛接着说。宪兵发作不得，十分狼狈。

“别顶嘴了。”普鲁建议。

“管他呢，”安杰洛笑道，“这种机会可不多。反正也倒霉了，不如苦中取乐。”

“那里怎么样？”普鲁说。

“不算太差。看我身上的肌肉，还有，”他又说，“我更喜欢公爵牌混合型香烟，而不是机制香烟。等我出去了，抽烟能省一大笔钱。”

“他们对你还行吧，”普鲁说，“有没有动粗？”

“唉，怎么说这不是女子学校，不过你至少知道他们以你的最高利益为重。布朗尼，对不对？”他笑道。

名叫布朗尼的宪兵并不应答，他还是很尴尬，眼睛注视着前方。

“他不习惯别人这样对他，”安杰洛向普鲁解释，“想想也是，我也不习惯这样对他。”

“我曾带了两条机制香烟去看你，”普鲁带着歉意说，“但没让我进去。”